

# 依然 德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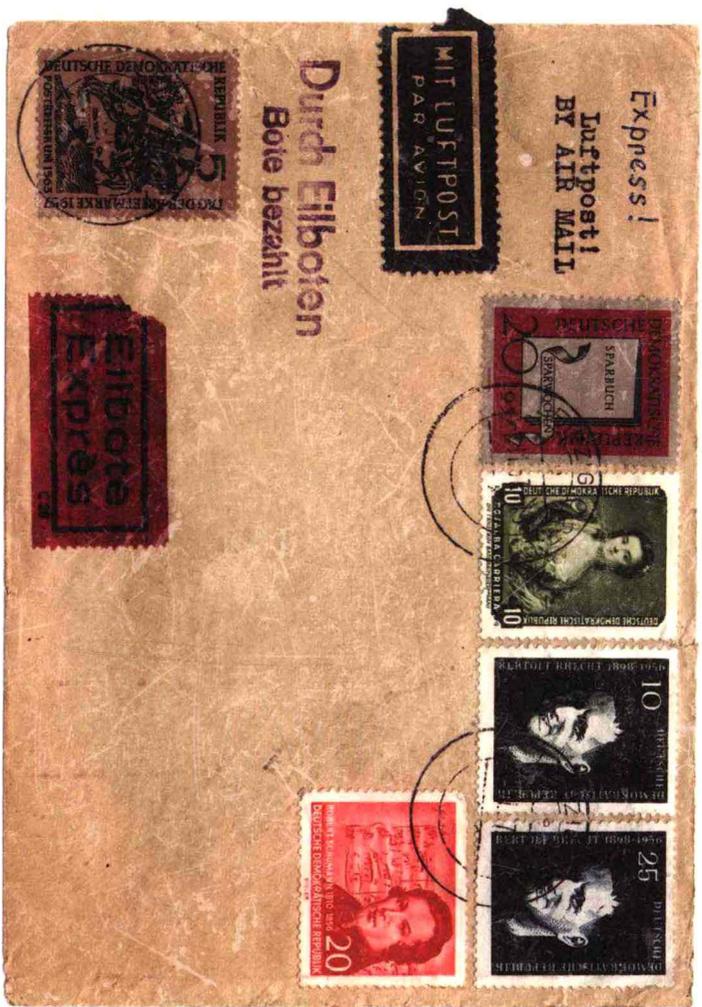
Author

陳玉慧

JADE  
Y. CHEN

INK  
印刷出版

所有的德意志生活都發生在此時此刻，都發生在我身上。



依然 德意志

Artiste

陳玉慧

JADE  
Y. CHEN



作者 陳玉慧  
內頁攝影 藍漢傑  
總編輯 初安民  
責任編輯 陳健瑜  
美術編輯 林麗華  
校對 吳美滿

發行人 張書銘  
出版 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00號13樓之3  
電話：02-22281626  
傳真：02-22281598  
e-mail：ink.book@msa.hinet.net

網址 舒讀網<http://www.sudu.cc>  
法律顧問 漢廷法律事務所  
劉大正律師  
總代理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3-2717085（代表號）  
傳真：03-3556521  
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港澳總經銷 泛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筲箕灣東旺道3號星島新聞集團大廈3樓  
電話 (852) 2798 2220  
傳真 (852) 2796 5471  
網址 [www.gccd.com.hk](http://www.gccd.com.hk)

出版日期 2012年2月 初版  
ISBN 978-986-6135-73-6

定價 280元

Copyright © 2012 by Jade Y. Chen  
Published by **INK** Literary Monthl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依然德意志 / 陳玉慧著；  
--初版，--新北市：INK印刻文學，  
2012.02 面；公分（文學叢書；315）  
ISBN 978-986-6135-73-6（平裝）  
1. 言論集  
078 10002634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 目次

我的德意志生活（自序）…………… 0 0 3

## 與時光接吻

漫長的返家之旅…………… 0 1 6

女巫與死亡之吻…………… 0 1 9

這個國家瘋了？…………… 0 2 2

誰來搶救義大利文化…………… 0 2 4

讓教宗心情激動的一刻…………… 0 2 8

德國人的祕密文化武器…………… 0 3 0

哈伯瑪斯八十歲了…………… 0 3 3

馬克思夯了…………… 0 3 6

## 在街頭摺影

歐洲新一代自由主義者.....	038
四十平方公里的德國.....	042
全世界最「冷」的影展.....	045
德國戲劇頑童的非洲夢.....	050
一個古老的承諾.....	054
生命之鐘仍然在轉.....	059
他長壽，你窮忙.....	066
教你調情.....	069
梵谷，你死得太早了.....	072
地中海的午睡魔咒.....	075
狐臭有罪？.....	077
德國超市神話.....	079

柏林人的創意	082
英國廚師教法國人做菜	085
德國人的口味	087
為什麼歐美人數學這麼差？	089
無遠弗屆的德文	092
總編輯，抱歉，記者叫你走路	094
一個「野蠻」的提案	097
到底誰是受害者？	100
奇怪的人權？	104

## 和綠色擁抱

反核媽咪，謝謝你！	108
德國索布族悲歌	111
向本篤修道士致敬	116

## 穿越過邊境

在瑞士回歸大自然.....	1 1 8
搶救一個湖.....	1 2 0
哎呀，我也考慮吃素.....	1 2 4
德國人開車，牛放屁.....	1 2 8
你可以改變世界.....	1 3 1
來上一堂環境心理課吧.....	1 3 4
胡蘿蔔暴民來了.....	1 3 8
遇見哈維爾.....	1 4 2
哈維爾的電影.....	1 4 5
好色的總理先生.....	1 4 8
施密特要抽菸，誰也勸不了.....	1 5 2
柯爾的兒子也是哈姆雷特.....	1 5 4

梅克爾是誰？	1 5 7
德國副總理是越南孤兒	1 5 9
德國會有同志總理？	1 6 2
兩德的愛情	1 6 5
德國早已把統一忘了	1 6 9
一齣殘酷的希臘悲劇，劇名：貪腐	1 7 1
希臘的黑色淚水	1 7 5
中國已悄悄「錢」進巴爾幹	1 8 0
歐盟，生日快樂！	1 8 3
歐盟官語到底是什麼？	1 8 6

## 納粹不性感

你不該為他蓋房子	1 9 2
希特勒的最後碉堡	1 9 6





依然 德意志

Author

陳玉慧

JADE  
Y. CHEN



(自序)

## 我的德意志生活

走出蘿莎·盧森堡廣場地鐵站，轉進托爾街。我坐在一家可以看見亞歷山大廣場 (Alexanderplatz) 電視塔的頂樓咖啡館，我凝視那座電視塔，柏林的地標，我在想，我第一次看到它是二十二年前，那時，柏林圍牆尚未倒塌，德國也尚未統一。

那時，我在巴黎讀書，有一天我和一群朋友從西柏林偷渡到東柏林。我們溜出地鐵，站在亞歷山大廣場上，「東德好偉大啊，一點都沒有鐵幕國家該有的窮酸」，這是我的第一句話。如今，我住在東柏林的 Prenzlauer Berg，目前是首善之都最生氣勃勃的地方之一。「西柏林暮氣沉沉，誰要住在那裡？」說話的德國友人以前在西柏林康特街住了十五年，經常出入老友記中國餐館。

一九九三年第一次在柏林電視塔上用餐，那時的東德女服務生客氣學著西邊的人詢問：「菜好吃嗎？」我們才說有點鹹，她便變了臉色，「那為什麼不自己在家煮？」那時的鄰居是 IBM 的經理，他經常到萊比錫出差，負責教統一後的德東人如何與國際客戶來往，他把客戶名單全列出來，發給德東的行銷人員。他每隔一週便回去和他們見面，但二個月過後，那些人都沒進

度，他開始覺得奇怪，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們並不知道怎麼撥打國際長途電話。

但那是十八年前，現在應該沒有這種事情了。今夏，我坐在柏林 Schönhauser Allee 一家咖啡館的露天座上用餐，一位路過的中年男士上前搭訕，他問，可以向我訴說他的人生故事嗎？他是前東德祕密警察，到現在不知道泰國或台灣在哪裡，以及他也問，為什麼大家都愛喝薑茶？他從前就業時必須花好多年學讀唇語，爲了在遠距離便能知道別人在說什麼；而爲了贏得我的信任，他把身分證拿出來，我不想看，但他說，這是唯一可以證明他並非歹徒的文件。「你知道以前我們如何把一個人搞瘋嗎？」天啊！我怎麼會知道？「你只要趁他不在家時去他家浴室，將他的牙刷天天換個位置。」

婚後我一直住在慕尼黑，因爲明夏是慕尼黑黑人。他和他一整群慕尼黑朋友看不起柏林，柏林在他們眼裡毫無是處，沒有文明。那裡的人只吃咖哩香腸，不知德國食物爲何物？連 Wiener Schnitzel 也不賣，因爲小牛肉太貴了！你要喝啤酒？只有一種，而且一切自助式服務。真是粗糲啊，他們經常故意在我面前批評柏林。

那麼多年我們因此留在慕尼黑，住的地方離法斯賓德 (Rainer Werner Fassbinder) 排練的劇場不遠，我以前也不太明瞭他那巴伐利亞叛逆的觀點。沒錯，那是他個人美學，他說，電影便是 Holy whore，他不是那麼在乎別人的真情，可能也不在乎自己？可我要在慕尼黑住上近二十年才知道，原來他要說的只是迫害者與被迫害者的故事。而且我開始喜歡他。

迫害與被迫害，或者倒置，或者共生，這便是德國民族的命運原型。當年，希特勒屠殺數百

萬猶太人，怎麼沒人反抗？有的，索爾（Stoll）兄妹在慕尼黑黑大學散發傳單，施道芬貝格以行動暗殺希特勒，他們皆未成功，且很快便成仁。但他們讓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不是那麼冷漠無情，這個世界也不是完全沒有理想。

而只有柏林有那樣令人難忘的屠殺猶太紀念碑和紀念館，也有一個我很喜歡去散步的圍牆紀念公園。

現在我愛柏林，與溫德斯（Wen Winders）沒有關係，因他拍的《柏林天空下》或稱《欲望之翼》（Der Himmel über Berlin），我雖喜歡，但那是八〇年代的柏林，與今天的柏林完全不一樣。我又坐在往西邊萬湖的地鐵上，三位男人，一位約五十歲，一位約三十歲，一位約十歲，三人就坐在我對面的座位，他們沿途瞪著我，我也回瞪著他們。我要下車前，三十歲的男人終於發話了：「小姐，您可以安慰我們嗎？我們的女人全跑了。」

過了幾天，又在U2線，一群俄國人坐在我前方，他們或談話或沉默幾乎像參雅候德的劇場表演，男人對我說俄語，我完全聽不懂且必須下車。坐在我身邊的年輕男人跟著我，他問，你要去哪裡？我以他的問題做答案，你要去哪裡？他剛剛從一個性感內褲派對出來，現在要回家。性感內褲派對？是的，參加者無論男女都只著一件內褲。一位著名德國現代舞團的舞者朋友說：「這有什麼稀奇？上次我們舞團在柏林慶功，那是O.T.O.的派對，人們有可能就在你面前性交。」

哦，抱歉，這些不是典型柏林生活。

典型的柏林生活。你在布蘭登堡門 (Brandenburg Tor) 露天看世界杯足球轉播賽，旁邊的男人在德國國家隊進分後，興奮地和每一個人握手，然後還請你喝咖啡。原來他來自前東德，今年四十五歲，我問他，統一二十年了，他現在的感覺如何？他說：「終於趕在最後一刻跳上列車。」那就是他真實的感受；過去二十年，他學會報稅和買保險，並且轉型為電腦程式設計師，他開始喜歡現在的生活。

他來自前東德的德列斯登，你知道奧古斯都大帝 (August der Starke) 嗎？知道麥森瓷器 (Meissen) ？克拉拉·舒曼 (Clara Schumann) ？這裡本來便是文化古都，現在全變成消費主義的犧牲品了。是什麼時候開始，所有的德東城鎮都是同一種面貌？像迪士尼樂園？我們再也不知道人性和風格了。而且，東德放棄了自己的名字和身分，放棄了一切，就爲了那不悔的愛情？西德從來沒有真的愛過東德？到今天都沒有。

而我和一位德國畫家蘇斯麥雅 (Florian Süssmayr) 在深夜聊天，我們走過亞歷山大廣場，他畫足球場，他畫啤酒園，是的，他來自南德，而他賣畫的地方不是柏林，是紐約和東京。他畫的便是德意志生活，而我仍然用那個德文字形容他的作品，這個我無法傳神翻譯的字，Gemütlichkeit，那便是我認爲德國文化和精神起源。我愛蘇斯麥雅和我愛徐四金是一樣的意思，我也愛莎夏·華爾滋 (Sasha Waltz) 。

我又和莎夏·華爾滋坐在地鐵車廂內，我們的話題轉至柏林的冬天。我說，十一月肅殺而嚴酷。她說，不，三月，那時你以爲一切都過去了，但那種徹骨的寒冷才讓人絕望。前幾年，我

們曾一起走在永康街，她買了一尊隋朝的觀音像，那幾天內，她的作品《肉體 Körper》裡的牆在國家劇院轟然倒下時，台灣的觀眾全屏息了。

我還在夢中說那複雜的德文嗎？我想不起來了。我最後一次聽華格納是什麼時候？你是不是只能愛德國男人？一位路人，一位說自己來自喀麥隆的男人在路上問我，我快步走開，權充回答。好吧，我告訴你，我第一本外國文學是赫塞的《徬徨少年時》（*Demian*）。是的，是赫塞，是班雅明，但不是湯瑪斯·曼和布萊希特，也不是尼采或叔本華，讓我知道德國人的自覺和自省。或許因為這些人，而使我大半生住在這裡？還是，我不該和德國人結婚？

沒有抱怨，沒有，雖然我更愛義大利，但我對德國還算忠實。是的，柏林人會在街上拿著啤酒瓶對嘴喝，很多年輕人也酗酒，是的，俊美的龐克乞丐在路旁對我微笑，「吻我，或給我一歐元。」這裡粗魯盲目，但這裡也種族多元；這裡這麼大，也許太大。街道這麼寬，或許太寬。這裡什麼人都有，什麼事都可能發生。

我走過 Kastanienallee，我走過 Kollwitzstraße。現在我站在 Hufeislandstraße 街頭，《再見列寧》的男主角 Daniel Brühl 住在這裡，《香水》的導演 Tom Tykwer 也是，他們常坐在這裡喝咖啡，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竊聽風暴》也在這條街上開拍，所有的德意志生活都發生在此時此刻，都發生在我身上。

我遂擁有如是的德意志生活。

# 目次

我的德意志生活（自序）…………… 0 0 3

## 與時光接吻

漫長的返家之旅…………… 0 1 6

女巫與死亡之吻…………… 0 1 9

這個國家瘋了？…………… 0 2 2

誰來搶救義大利文化…………… 0 2 4

讓教宗心情激動的一刻…………… 0 2 8

德國人的祕密文化武器…………… 0 3 0

哈伯瑪斯八十歲了…………… 0 3 3

馬克思秀了…………… 0 3 6